



詩語背後

◆木木

聊一聊「品」

閒來無事，刷手機，在朋友圈裏看到徐揚生校長的一則感悟：

「把時間的尺度拉長，高考，中舉，仕途，可能沒有現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重要。這是唐代詩人的官位表，似乎與他們今天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沒什麼關係。我才知道王昌齡是八品的，寫了那麼多邊塞的詩，我本以為少說也得是個四品五品的幹幹。」

配圖是一幅《唐代詩人官位排行榜》，羅列了30位著名詩人，官居二品至九品不等。其中，李紳、白居易是二品，張九齡、元稹、高適、賀知章、劉禹錫、韓愈、韋應物是三品，杜牧、王維、柳宗元、岑參、劉長卿、張籍、沈佺期是四品，杜審言是五品，宋之問、崔顥、杜甫、駱賓王是六品，楊炯、王勃是七品，王昌齡、李商隱是八品，賈島、王之渙、盧照鄰、李頎、孟郊是九品。

這跟「品」一聯繫起來，再去「品」詩人的作品，就有些尷尬了。揚生兄說他原來不知道王昌齡是八品，我更想不到孟郊才九品。「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自從領袖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上引用了孟郊這句詩，香江兩岸由治及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如此黃鶴雲空，幾品能及？而在潯陽江冷清寂寞的夜空下，感念於秋風蕭瑟，歌女色衰，唱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九江司馬，竟然幹過二品大員！還有，劉禹錫官居三品，與張九齡、韓愈等人為伍，也是讓人想不到的。千古傳誦的《陋室銘》，已經把作者的身份定格在一個低層小吏的形象上了。

古人造字，三口為品，表示數量眾多。那這裏的「口」指的是什麼呢？有人認為指人口，以三口表示人多，所以品的本義是很多人。但如果是這樣，「眾」又作何解釋？「品」和「眾」是同時出現的，兩個字均見於商代甲骨文。所以，品字的「口」更有可能指的是物，取象於古代舉辦宴、饗、祭祀時用以裝盛食物、祭物的器皿。三口表多，意為種類繁多。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然界的

物質分類，大者如動物、植物、礦物等。每一大類又分若干小類，每一小類還有不同品種。由此推之，「品」可泛指萬物。當然，有類即有別，有別即有等，「品」也因此引申為等級。古代官階九正品，九從品，便由此而來。用於日常，則人有品性、品德之高低，物有風格、逼格之異同。進而，知物識人，分門別類，都需詳加辨析，故「品」又有評論、衡量之義。

可見，「品」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有意思的是，但凡用到品，不管是用作名詞的動賓詞彙「有品」，還是動詞「品嘗」，往往讓人想到形容詞。有品通常不是指擁有物品，而指有格調；品嘗不是一般地吃，而是精緻地品味。

評論事件，臧否人物，常有品相、品味、品位之說。品相強調外形，品味強調氣質，品位則主要指檔次。有時候，一件事情的對錯彷彿並沒有那麼重要，而「吃相太難看」成了最大的貶稱，被認為是最無品的。事。

酒席上，每每有人論及酒量、酒風。其實，更重要的應該是酒品。何為酒品？酒量是天生的，酒風是社會的，酒品則是文化的。當一群人聚在一起拚酒量的時候，無法不讓你想到野蠻；當滿桌子人大講特講酒風的時候，你感受到的是一種強迫；而酒品是不需要講的，更不會去拚，三五知心朋友，一兩瓶好酒，若有若無的話題，可遇不可求的氛圍，足矣。

要知道，酒不只是酒精，就像畫不只是顏料，音樂不只是聲音，文學作品不只是字符。大千世界，酒類多多，無不是以水的形態，演繹火的性格。水火交融，是物質，更是精神。你與哪一瓶酒、在什麼場合相遇，是你和酒共同的緣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講的是這方水土之上物產氣候與人的稟賦的關係。酒是五穀作物之精華，亦是陰晴風雨之際會，最能養人。品酒需要功底，需要時光的沉澱和閱歷的滋養。對真正的飲者來說，酒沒有最好，只有最喜歡。故品酒者得有酒品，方知其味；正如品人者須有人品，

唐代詩人官位排行榜			作者供圖
品	詩人	官位	
二品	李紳	尚書右仆射	網上流傳的《唐代詩人官位排行榜》。
三品	白居易	太子少傅	
三品	張九齡	中書令	
三品	高適	太子賓客	
三品	賀知章	太子賓客	
三品	劉禹錫	太子賓客	
三品	韓愈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三品	韋應物	蘇州刺史	
四品	杜牧	中書舍人	
四品	王維	尚書右丞	
四品	柳宗元	柳州刺史	
四品	岑參	嘉州刺史	
四品	劉長卿	睦州刺史	
四品	張籍	國子司業	
四品	沈佺期	太子少詹事	
五品	宋之問	考功員外郎	
六品	崔顥	尚書司勳員外郎	
六品	杜甫	檢校工部員外郎	
六品	駱賓王	侍御史	
七品	楊炯	盈川縣令	
七品	王勃	朝散郎	
八品	王昌齡	江寧縣丞	
八品	李商隱	秘書省校書郎	
八品	賈島	普州司倉參軍	
九品	王之渙	新安縣尉	
九品	盧照鄰	新都縣尉	
九品	李頎	深陽縣尉	
九品	孟郊		

方識其才。

明代高僧蓮池大師認為，人各有好，各隨所好以度日。世間愛好，有偏重物質者，亦有偏重精神者。前者有三：好財，好色，好飲；後者有四：好古玩，好琴棋，好山水，好吟詠。而這七好之上，另有一好，就是讀書。所謂開卷有益，諸好之中，讀書為勝！一個人的愛好或多或少，決定了他的生活品味。人生百年，各種愛好都可以嘗試。可諸般愛好，都會因經濟條件或身體條件而受限，惟讀書可以終老。古人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應該不是輕視體力勞動，而是強調世間萬事萬物中，讀書最能提升人的品位。腹有詩書氣自華，一個人的品相和品味如何，就看他愛不愛讀書。

凡事皆有品，而事品取決於人品。飲酒者有酒品，治學者有學品，做官者有官品，在在反映了當事人的修養境界。清人陳自崖（紀曉嵐的老師）撰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無求品自高」廣受推崇，個中真諦，並不是主張不思進取，而是告誡世人要不為浮雲遮望眼，擺脫功名利祿羈絆，有所為有所止，有所捨有所得，方能追求道德和人格的完善。

人在世上走，品有三張口，你說你的道理，他論他的是非，惟天地不語。這時候，再讀下之琳這幾句詩，別有一番滋味：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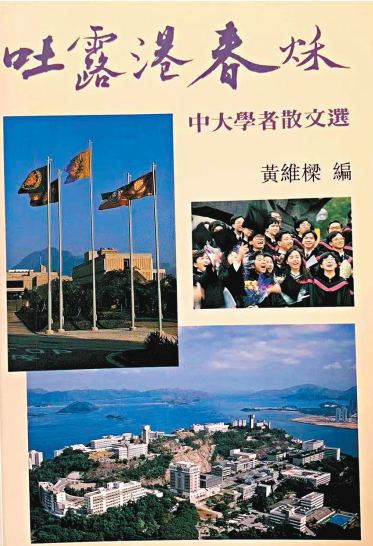
字裏行間

◆黃仲鳴

風華正茂的書

30年前，黃維樑編了一冊《吐露港春秋·中大學者散文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當年看了，只覺陣容強大，也沒特別的感覺。近來搬辦公室，居然被我在書堆裏翻了出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往事勾上心頭，書中20位作者，他們的文章，或他們的容貌，也一一浮現腦海。

這20位作者，除了編者黃維樑外，還有高克毅、鄭子瑜、思果、宋淇、陳之藩、余光中、逄耀東、梁燦華、劉述先、劉紹銘、金耀基、何秀煌、小思、鄭健行、朱立、潘銘榮、黃國彬、劉創楚、黃坤堯。當中有往生去了，有封筆了，有隱居了。其中，除黃維樑特別熟悉外，小思是我小學時的大大師姐，潘銘榮和我同是「書奴」；余光中、陳之藩的書，在小學時已愛讀不已。至於思果、黃國彬、宋淇這些大翻譯家，也令我萬分敬仰的。至於何秀煌、金耀基、劉述先這些來自台灣的大家，更是我心儀的對象。上世紀六十年代，同輩之中，莫不鑽研邏輯，我更迷上了因明



◆30年前之書，讀之有無限感慨。作者供圖

學；因此，對何秀煌特別喜愛，他的文星版《0與1之間》，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他來港教書後，曾思登堂拜訪，但怕唐突，算了。劉述先的文化研究，也喜讀，書名忘了。另有位書家劉國松，也在中大，好像也沒有什麼散文，文聲不響，黃維樑當然沒編選。

但，從這20人陣容，已足見當年中大的文人陣容。黃維樑編了潘銘榮的《書奴搬家記》，實是得我心。潘書奴說：

「……稱為『書奴』，頗有捨我其誰之概。首先，奴是出賣氣力的人，而我在圖書館的第一樣營生就是搬書……奴又有不能自主之意，這更傳神了，奴這個字正好比況我對書那種甘於充役、忠心志誠的光景。」

對書癡迷者，名稱甚多，如書蠹、書癡、書淫。這些稱號，俱不為潘銘榮所取。書蠹嗜書，對惜書者當視之為敵；書癡者，有呆頭呆腦之形象，書獃子也，不佳；至於書淫，雖有過多之謂，但「淫」字乃邪義，當然不取。另有「書傭」一詞，乃書之傭工也，貼切，亦可用之；當然沒「書奴」那麼的謙卑。在偉大著作前，我與潘子，堪稱為「奴」。

朱立與我實同行，同是新聞傳播中人；不過，朱立是科班出身，我卻在新聞界中打滾出來，最後才入了學院教書。他的〈同情韓愈〉，看後不禁咧嘴一笑。韓愈自說：「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這種病徵，是少年風流所致，不知。但對書奴來說，「視茫茫」，實是「淫書」之過，而髮未蒼，卻是「聰明絕頂」；朱立同情韓愈，吾亦願躋身其列。

《吐露港春秋》的作者，30年前當是風華正茂之輩，看他們的文章，仍有青澀之感，但篇篇都可堪咀嚼、耐讀，重閱之際，豈不快哉！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先有「雲吞」還是先有「餛飩」？



「雲吞」同「餛飩」有咩唔同？雲吞皮薄嘅，搓皮個陣冇落難蛋；雲吞同餛飩餡好唔同，除咗豬肉，一個用蝦、一個用菜。



《粵語講呢啲》先有「雲吞」還是先有「餛飩」？

場景：雲吞麵舖
輝仔：哈，「雲吞」點解叫「雲吞」，會唔會同「吞雲吐霧」有關呀？

為：廣東嘅「雲吞」，好可能係由北方嘅「餛飩」演變過嚟，只係餡料唔同，廣東嘅「雲吞」用鮮蝦同豬肉，北方嘅「餛飩」就用菜同肉。仲有，仲有，啲雲吞皮係薄啲嘅！

婷婷：我都覺得係，你聽下「餛飩（hún tún）」呢個普通話讀音唔係同「雲吞」嘅讀音好接近嘅！

輝仔：「雲吞」先至係阿媽，啲北方人「偷橋」嘅！

婷婷：我是北方人（用普通話講），「餛飩」先至係阿媽！不過有時我哋都會寫「雲吞」，易寫啲嘛！

為：我係廣東人，我話「雲吞」至係阿媽！
輝仔：兩種講法都有道理，咁拗，拗到天光喇！

基本上，北方的「餛飩」和南方的「雲吞」屬同類麵食——用麵粉做成薄皮，內包肉餡，下鍋後煮熟，食用時一般帶湯。「黃色」雲吞皮加了雞蛋和鹼水製作，皮較薄，不宜包裹滲水分的蔬菜，而適合製作以蝦肉和豬肉作餡料的「雲吞」。「白色」的餛飩皮較厚身，主要用來製作以蔬菜和肉作餡料的「餛飩」。

「餛飩」，普通話讀「hún tún」，廣東話讀「雲吞 1-4」；兩種讀音聽來頗接近。其由來坊間流傳兩個說法：

其一、根據西漢揚雄所著的《方言》，「餛飩」是餅的一種，差別就在內餡，經煮熟後食用；若以湯水煮熟，則稱「湯餅」。古時中國人認為這種密封的包子沒有七竅，所以又稱「渾沌」（讀

「雲頓」）。根據造字法則，民間後來才有「餛飩」的叫法。此時，「餛飩」與「水餃」並無區別。而所謂「渾沌」，乃指傳說中天地未形成時，元氣不分、模糊不清的狀態，也作「混沌」（「混」此時讀作「雲」）。

其二、西漢時，北方匈奴不時騷擾邊疆，百姓不得安寧。當時匈奴部落中有「渾氏」和「屯氏」兩個首領，十分兇殘。百姓對其恨以食之，於是用肉餡包成角兒，取二人姓氏「渾」與「屯」之音，呼作「餛飩」，祈求吃後戰亂平息，過上太平日子。

如是者，「飩」的廣東話讀音應為「頓」或「屯」。先前「飩」的讀音「吞 1-4」只是有粵語語言學家沒有考慮其源所訂。

「餛飩」在漢朝北方已非常受歡迎，也是皇室宗親的至愛，漢文帝劉恒、景帝劉啟、武帝劉徹從小就喜歡吃「餛飩」。說來諷刺，隨著「餛飩」的廣泛流傳，當時有不少匈奴人也開始吃「餛飩」。更有相傳漢文帝時，匈奴的右賢王吃「餛飩」時被「大單于」（匈奴帝國君主稱號；「單于」讀「善 6-4 如」）看到，令他大怒，於是命右賢王將功贖罪，率領數十萬大軍攻漢。這可算是匈奴犯漢的第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匈奴軍侵佔河南，殺害平民，直逼長安。最後在漢文帝率眾將的抵抗下，匈奴才被逼退兵。據說「餛飩」最初是在冬至這天製成，所以家家戶戶每逢冬至都會吃「餛飩」。宋朝人周密說，「臨安」（現今杭州）人在冬至盛行以「餛飩」祭祖的風俗。

千百年來，「水餃」並無明顯改變，但「餛飩」卻在南方得以發揚光大，且具獨特的風格。至唐朝，人們對「餛飩」與「水餃」的稱號才作出了區分。「餛飩」發展至今，更是稱號繁多。無論是什麼餡料，「餛飩」這種小吃均深受人們喜愛；江浙等地多稱「餛飩」，而廣東則稱「雲吞」，湖北稱「包麵」，江西稱「清湯」，四川稱「抄手」，新疆稱「曲曲」等等。

話說回來，南方河多近海，蝦容易捕捉；廣東人就以蝦代菜，再對雲吞皮作出了改良，便炮製出中外馳名的「鮮蝦雲吞」了。

不說不知，原來某些地方會叫「餛飩」作「鵪突」。由於「鵪」的粵音是「核」，有鼓吹「有音必有字」、「有字必古字」（有字必深字）的所謂粵語專家於是會稱為「核突」……「核突」一詞之原裝正本，其實是古漢語，宋元以後，許多通俗文學都有「鵪突」此一詞彙，意思就像我們在所說的，污糟邋遢，有好惡頂的意思，這就是「核突」。

其實「鵪突」只有模糊/混沌、不明白事理、疑惑不定、驚慌等意思，與上述的什麼「污糟邋遢」（骯髒）、「好惡頂」（難相與）的意思有很大出入。此說法乃正宗穿鑿附會，諸君莫信。

姓名館

令人動容的文天祥

◆王正亮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世人皆知文天祥慷慨激昂的愛國情懷和視死如歸的高風亮節，最廣為人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出自文天祥的手筆！

而文天祥的姓名正是辛金、辛金、己土的五行組合。「辛」金特性，實務主義者、理性、信方法，配上己土才不會遇強即屈，否則審時度勢後，勢不在己，會放棄。但由於文天祥的「祥」字正是己土，而且在最後，故若要在利益與情操二選一的情況下，不會以利行先，而是會擇善固執，以他為例，更是明知不可為也為之！

在文天祥心中，相信強敵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來自內部的怯弱、腐敗，所以他的姓名中，辛金與辛金相遇，即會面對內「爭」的情況出現！用俚語來說，就是遇上「豬隊友」，那才是最令人氣憤的事！於是1283年癸未歲，文天祥就慷慨就義了！

癸元 文 辛我

未 天 辛→豬隊友

己丁乙 祥 己→忠誠

（一）於土忠誠，拒絕了來自北方元朝的勸降
（二）於是丁火助我辛金，一切的助力支援的元神「己」被乙木所耗，於是捨身就義。

而當時的形勢正值元軍乘勝南下，眼看就要打到臨安了。4歲的皇帝趙昀自然無法處理朝政，他祖母謝太后和大臣們一商量，趕緊下詔書，要各地將領帶兵到臨安救駕。詔書發到各地，響應的人寥寥無幾，只有贛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鄂州（今湖北鍾祥）守將張世傑兩人立刻起兵救援。文天祥接到朝廷詔書，立刻招募了3萬人馬，排除種種干擾，領兵到

了臨安。右丞相陳宜中派他到平江（今江蘇蘇州）防守。這時候，元朝統帥伯顏已經渡過長江，三路進兵攻取臨安。其中一路從建康出發，越過平江，直取獨松關（今浙江餘杭）。陳宜中得到消息，馬上命令文天祥退守獨松關。文天祥剛離開平江，獨松關已被元軍佔領，想再回平江，平江也在這時陷落了。

謝太后和陳宜中驚慌失措，趕緊派了一名官員帶著國璽和求降表到伯顏大營求和。伯顏卻指定要南宋丞相親自去談判。陳宜中害怕被扣留，不敢到元營去，偷偷地逃往了南方。張世傑不願投降，想再回平江，平江也在這時陷落了。

謝太后和陳宜中驚慌失措，趕緊派了一名官員帶著國璽和求降表到伯顏大營談判投降。文天祥答應到元營去，但是他心裏卻另有打算。他帶著大臣吳堅、賈餘慶等到了元營，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反而義正辭嚴地責問伯顏說：「你們究竟是想跟我朋友友好呢，還是想存心消滅我朝？」伯顏說：「我們皇上（指元世祖）的意思很清楚，沒有消滅宋朝的打算。」文天祥說：「既然是這樣，那麼請你們立刻把軍隊撤回。如果你們硬要消滅我朝，南方軍民一定會跟你們打到底，那樣對你們也不會有好處的。」伯顏把臉一沉，用威脅的口氣說：「你們再不老實投降，就饒不了你們。」文天祥也氣憤地說：「我是堂堂南宋宰相。現在國家危急，我已準備拼死報答國家，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畏懼。」

文天祥的氣勢把伯顏的威脅頂了回去，周圍的元將個個都驚呆了。之後，伯顏讓別的使者先回臨安去跟謝太后商量，卻把文天祥扣留了下來。隨同文天祥到元營的吳堅、賈餘慶回到臨安，把文天祥拒降的事向謝太后奏報了一番。謝太后一心想投降，便改任賈餘慶做右丞相，到元營去求降。伯顏接受降表後，把文天祥請進營帳，告訴他宋朝廷已另外派人來投降，文天祥氣得痛罵賈

